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金屋夢
第十六回 吳月娘千里尋兒 李嬌兒鄰舟逢舊

白揚風急野飛塵，車馬紛紛秋復春。天地無窮身易老，山川如舊恨常新。
雨中果落空辭樹，花外鶯啼又送人。
柳絮何曾知去住，過江飄曳一沾巾。

單表吳月娘被金兵衝散，不見了玳安孝哥，只領著小玉連夜亂撞。到了個林子裡，河岸邊幾間草屋，問了問路，卻遇個窮老婆，燈下細看，才認的是潘金蓮房裡使的小秋菊，嫁了個莊家，在這裡種田。慌的秋菊連忙刷鍋做飯，宿了一夜。明日月娘起來，尋思著他窮人家不是住處，可往那裡找尋孝哥的信。哭了又哭。又沒個男人領著，只小玉和我往那裡走？真是尋思的沒法。住不多時，他女婿王進財回來了，也沒找著牛。不知道賊趕到那裡去了。見月娘炕上坐著，才知是大娘，也來磕了個頭。就取了木扒住場後擔草，還要做飯給月娘吃。月娘過意不去，忙取出一根銀簪兒，重三錢，叫他去糴米。道：「你往城裡去糴米，打聽兵的信。尋個人貼個招子，四下貼著找，就在這近村裡，怕還不知道哩。」秋菊道：「娘你且住兩日，等等哥的信。這玉姐又沒出門，小女嫩婦的，自己那裡找去。只怕俺這窮人家，沒甚麼孝順你。這王進財極老實，窮是窮，他還待買個禮去宅裡磕頭去。大娘且住兩日。」說的月娘只得依著，也就沒法了。不多時，王進財糴了些米，使個破布褂子包著，又是一個大南瓜，買了些鹽，放在炕上。說道：「城裡亂紛紛的兵，沒處尋那裡有糴米的。這是東村裡熟人家找的，又尋不出個寫招子的來，前村教書的劉先生我今請了來了，他說還要五十個錢去買紙。」說著那訓蒙的劉先生進來，取了一塊板，在鍋台上寫。月娘哭著念道：

立招字人清河縣西門吳氏。於本月十三日，有家人玳安帶領七歲小兒，乳名孝哥，城外避兵失散，不知去向。玳安二十七歲，長面無須，穿青夾襖，藍綿布褲，布襪青鞋。孝哥上穿藍布綿襖，青布袂褲，青雲頭鞋。如有見者，報信奉謝紋銀二兩；收留者，紋銀五兩。在河下村王進財家。報信決不食言。

招字寫了二十餘張，叫王進財貼在大路上。那裡有個影兒。月娘問秋菊：「這裡到薛姑子毗盧庵多少路。」秋菊道：「不遠。上大路往西北走，不上三里路，過了河，一座林子過去，就望著了。上年隨著會燒香，我也去了一遭。」月娘住了二日，不耐煩，要換個去處，好打聽信。就和小玉出了那屋，要往大路，問毗盧庵的路。秋菊穿起布裙道：「我送娘去。」月娘和小玉、秋菊上了大路。

走不多時只見一個賣卦的先生，從西走來。拿著那布寫招牌，上是看陰陽、吉凶、婚葬，知八字、六壬、奇門。月娘看見是賣卦的問道：「先生你會占課麼。」那先生道：「占課是大易渾天甲子，那有不知的。」月娘道：「請先生在這林子樹下，替我占一課是人口失散的卦。」那先生取出幾個銅錢，就地鋪下一片黃布，念道：「單單拆拆單單。」把錢搖了兩搖，擺在布上。道：「是個睽卦睽者，離也。一時不能即見。世爻屬卯，該在東南方上討信。日神是滕蛇，有小人駁雜，喜得子孫官旺相。日後還有相會之期。」又變了一個家人卦。「這卻好了，且喜天月二德，到處有救，貴人扶持到前面就有信了。」占課已畢。月娘沒帶著錢，取下一個戒指，有一錢五分重，送與先生去了。往前走了三四里路，過了一條小河，穿過林子，秋菊指道：「看著那些松樹，就是薛姑子庵了。」說不及話，只見一個人，穿著白布直裰，白布帽子，背著一條小口袋，從林子過來。看著月娘，遠遠站下了。往前走不一會，小玉道：「這不是薛師爺徒弟妙趣麼。」走到跟前，妙趣往前來迎。「大娘那裡去？好些時不見個信。」月娘問他，因甚麼穿了白。妙趣道：「俺老師父著土賊火燒殺了。庵裡裡發了一把火，虧大殿沒有燒，把東西搶得精光。妙鳳擄去了三個多月才有個信，如今在東京姑子庵裡，叫我去接他來。才去村裡化了這些米來，且過日子。庵裡通不成過活了，大娘進去看看。只央了俺的個親戚來看門，我才出來走動。」

說話中間，早到庵前。叫了半日，一個八十多的老鸞婆子來開門，月娘一行人進去。但見：

佛座欹斜鐘樓傾倒，香案前塵埋貝葉，油燈內光暗琉璃。梅檀佛有頭無足，何曾救禩廟火焚。韋馱神捧杵當胸，無法降修羅劫難。野狐不來翻地藏，山僧何處訪天魔。

月娘只見後邊三間方丈都燒了，只落了兩間廚房，大殿的門也沒了，梅檀佛也在地下放著，連供桌香爐都沒了。月娘進得庵來，好不淒慘。先生在正殿上燒起一爐香，拜了佛。妙趣讓到廚房炕上坐下，正待去取米做飯，只見鸞婆子道：「夜來有一個漢子來問信，道說是西門老爺家，往東京去了。」原來玳安找月娘不著，又來庵裡問信。因西門慶托夢上東京找月娘，那知道月娘還在近處。月娘一聞此信，好似孝哥在眼前的一般，恨不得一時間母子相會。便道：「想是孝哥有了信，才往東京去。」又問道：「這是幾時的信。」婆子道：「前日晚上，他說腿走不動，要往臨清河口裡，船上去。如今才二日，有人去還趕得上。」那妙趣又道：「早知他去，我和他搭著伴，一路接了妙鳳來到好。」月娘道：「只怕還在臨清河口裡，僱船也趕上了。」說了一會。妙趣安下一張炕桌，請月娘吃飯。兩大碗蘿蔔，一碗苦瓜，共盛著一大盆小米稀粥。大家守著盆吃了。月娘心裡有事，只吃了一碗。秋菊吃畢飯，辭月娘回去了。一夜俱宿在廚房上，月娘和小玉商議，如今孩子沒信，玳安又不得個實信，怎肯往東京走。想是金兵擄著，往北去了。我如今沒了孩子，像個沒腳蟹一般。不如大家趕到臨清河口，找著玳安，和他一路走，強似大家愁的慌。小玉道：「沒個男子漢領著，不知東西南北，兵荒馬亂的，知道往那裡走。」妙趣接過來道：「大娘要去找孝哥兒，我陪你走走，也要去接妙鳳。他在京裡王姑庵，是有處找。這一路上的女僧庵，他都有咱接眾去處，不消下那飯店，咱婦道家也甚便宜。」幾句話說的月娘心裡定了。道：「明日早起來，咱先到河口上，問問玳安的信。不該遲了，只是我身上沒有銀子盤纏，小玉腰邊還帶著幾根簪子，賣著吃罷。」妙趣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俺出家使錢，不如不剃這根頭髮了。一個木魚子，到了誰家門上，化不出兩碗齋米？你老人家管吃不了。」大家笑了。

月娘一夜沒合眼。到天明梳洗，淨了手，向佛前頂禮禱祝暗中保佑，早早母子相逢。妙趣早煮了飯吃畢。妙趣怕白布衫不吃乞化，依舊穿上舊皂僧衣，帶了一個木魚。月娘小玉使舊手帕裹了頭，項下掛了一串數珠。恐怕路途無力，小玉拿一枝拐杖，原是薛姑子的，也像在家女道一樣。三人打扮已畢。俱向韋馱前拜了出門。囑付鸞婆子用心看守，往臨清河口去。可憐月娘自幼不出深閨，今受母子流離之苦。

閨中少婦不知愁，春色年年滿畫樓。
曉起倩郎為傅粉，晚妝呼婢代梳頭。
亂離零落如風絮，兒女飄流似水漚。
今日關山堪涕淚，一條藜杖過荒丘。

不多幾日，早至清河口下船的去處。河岸上一個小小尼庵舍茶，認的妙趣是毗盧庵師父，忙請進去吃茶。這上船的人來千去萬，那裡找玳安去。原來亂後找兒的極多，月娘問了問舍茶師父，這二三日內有個長大漢子，三十多歲的，穿青布襖，找孩子的，不知過去了沒有。那道姑不知道是那裡帳就胡亂應著。「有這個人過去了，只問上東京的路。」只這一句投著前言，月娘放心趕去。走了二日，路上沒有宿頭。尋了寡婦家住了一夜。妙趣道：「奶奶，你一日走不得幾十里路，這幾時到京。不如搭個人載船，賃他個後艙口，咱三人坐到汴梁，打發他再糴上幾升米，隨著船稍上吃飯，也便易些。」月娘道：「隨你走罷，我一些力氣也走不上了。」恰有一個小鹽船，帶著些人在船頭上，也有拿傘的，拿包裹的。妙趣久走外化緣，他就知是載人的。連忙上船來，和稍公打了個訊，說是一位奶奶上京探親的，只賃你一坐後稍艙，到京與你二兩銀子。稍婆請進去了，這廚後船稍上，尿馬子都全。妙趣扶月娘進了船艙，稍公問他要錢糴米，妙趣道，按人頭一日兩碗米，到上岸總找錢罷。稍工見是女僧，說話在行，也不計較。從

如月娘在船隱坐不提。

卻說玳安因在黃家村被擄到了賊營。遇見韓二搗鬼叫他入伙，細問他方才知道他哥韓道國死了，他嫂子王六兒、姪女韓愛娘從東京逃回來，遇在村裡，又被金兵擄去。因此流落在賊中。後來叫玳安領著一隊賊去打劫村方。他就丟了槍走了，又回清河縣各處找問月娘去了。不料金兵來攻這土賊的寨子，殺了個罄淨。把韓二搗鬼拴去，已是綁了要殺。虧他姪女韓愛姐就在金元帥乾離不營裡做了夫人，正吃酒，在傍彈著琵琶，看見韓二搗鬼綁進來，有二三十人。見乾離不吩咐要殺，愛姐認的是他二叔。認做了父親，連忙跪下求饒。這乾離不就都放了。賊眾收在營裡充兵，把韓二搗鬼賞了個千總，隨營聽用。那一日，從臨清上船，要上汴梁去見兀術四太子。這大船有二隻，一隻是乾離不坐的官船，一隻是家眷船，擄的清河婦女不計其數。因韓愛姐會彈琵琶，又會奉承，枕席上把這金將軍弄得昏了。把他做個小夫人，打扮的明珠翠羽，粉妝玉琢，和天仙巫女一般。那王六兒四十四五歲了，還梳的水鬢長長的，抹些胭脂嘴上妝作老太岳母模樣，那乾離不那知他是久在巢窩，積年。後來韓二搗鬼知道韓愛姐得寵，也就作腔裝起岳丈來。穿著一件半新不舊的雲緞蟒褶，結束一條金間透花的銀挺帶，斜墜著一口倭漆鞘磨光龍口的腰刀，頭戴一頂水獺皮紅纓寶石頂的番帽，腳穿馬皮綠線滾雲頭的戰靴，日日在營前搖擺氣勢。那知道積年的鑽龜二打六。

那一日上了船，放炮扯起大帥字黃緞旗來，那兩座船前後行開。稍工打號開船，約有幾百人。船上簫鼓並奏，彩輕飄，真如憑虛御風而行。兩邊人船貨船鹽船，都開在兩岸邊去，閃開一條河路，誰敢亂走。那兩岸上，都是連環甲馬，夾船而行；旗隊伍，一連百里不斷。月娘小玉在鹽船後艙，往外窺看，緊隨他家眷船行走。這些光景，好不熱鬧。過了二日，俱是傍著大船住下。只見一個人從大船上走過來，從月娘這鹽船上過，要去買燒酒。小玉上船取東西，看的甚真，道像是牛皮巷韓伙計他兄弟二搗鬼，只是胖了些。忙忙和月娘說了，月娘不信道，他一家都上東京，投蔡太師去了，怎麼在這裡。原來這官船上■子封皮糊著，船邊上婦人亂走，看的極真，忽見一個中年的婦人出來。但見：

水鬢斜拖，面皮黃白，年紀有四十多歲，唇上抹兩溜胭脂，身腰兒三尺多高，臉上搽一堆膩粉，高底雲頭鞋半村不俏。長眉涎瞪眼，慣戰能搖，久在暗巢開狗洞，更從假道做龍陽。小玉看了，叫月娘出後艙來看。道：「這不是韓道國老婆王六兒？剝了皮我就不認得這淫婦了。月娘正是疑惑。只見船邊又走出一個年小的婦人，有二十一二歲年紀。但見：

金絲高髻，一半是京樣宮妝，油鬢斜梳，又像是市頭娼扮。面皮不紅不白，疑似芙蓉出水；腰肢兒不長不短，猶如柳線臨風。翠緞蟒袖，昭君馬上少琵琶；烏漆宮靴，焉支山下無顏色。

月娘看子一會，認不出來。小玉道：「倒像韓家那小愛姐，咱買了送給翟大爺的。只是出落的長大胖了些兒，只怕是他，不知幾時回來了。」說不及話，只見兩個盤髻的番婆，船頭上叫韓太太來這裡頑。原來船公拿著網，船上打魚哩。引的些婦女們都出來看。內有一人，在眾人背後，見月娘小玉出來看這大船上婦女，他卻回頭先看見月娘。那月娘只道在外邊，沒人認的他，只管露出身子來，呆呆的看。那知那人早已看得分明，高叫一聲，「大娘，你怎麼在這裡。」這一聲叫，險不把月娘驚回旅夢秋江上，疑在故園明月中。

雲中孤雁，銜蘆江上遇前群。池畔飛鳥，失水沙邊逢舊侶。破鏡飛上天，湊成團圓。明月雙龍會，入水再連。莫道花飛無聚處，應知萍散有逢迎。

月娘回頭一看，唬了一驚。不是別人，乃是他二娘李嬌兒。從西門慶死後，回了院裡，改嫁了張二官人。不足二年。這遭被擄入營，他做了夫人。月娘不敢上這官船，只到前艙，二人相望流淚。月娘說不見了孝哥，要上東京找尋。李嬌兒說，城破被擄，如今要帶上東京去了，不料這裡又得相逢。看見月娘衣衫襤褸，滿頭塵土，就知道路艱難。連忙頭上除下一根金簪子，一雙金戒指，悄悄遞與月娘。月娘不肯受，李嬌兒道，也是咱姊妹一點心知道那裡再得相會。月娘才袖了，大家拭淚而別。

那王六兒看見，明知是月娘，躲進艙裡去了。一聲鑼響，婦人各進官艙，見乾離不岸上紮營，密層層都是帳房。到了五更，吹角起營，這大船上金鼓齊鳴，放了大炮，就是細樂悠揚，應著水聲，吹吹打打，開船而去。李嬌兒不敢出艙，推開二扇■子，遙望月娘，垂淚不絕。

卻說吳月娘在鹽船艙裡，不消半月，早到汴京城門首。這還是張邦昌攝位。金兵亂走，沒人攔阻。先使妙趣上岸，當舖裡把金簪當了二兩銀子。打發了船錢，然後上岸往城裡找皇姑寺。六街三巷，走了幾處尼庵，俱不對話。又走了一回，見一個老婆婆在那寺前石台上坐著，妙趣打個問訊，進的二門，一群貧人正吃粥哩。問道了一聲當家師父。只見長老過來道：「過往的師父請吃些稀粥結緣。」那妙趣也走得饑了，看了看有男女兩席，男子們在廚中地下坐著，婦女們在房裡，一個大法炕，坐著個老婆婆。但見：

發垂白絲，面皺黃紗，衣服藍襖，殘絲破襖露團花。笑語從容，拄杖蒲席，多道氣，高坐無貧婆之乞相，舉止有大家之威儀。

你道這一位老婆是誰，原來是蔡老夫人。在這齋場看大眾吃粥。見妙趣是個尼僧，打個問訊，忙請上炕。問有甚事到此，妙趣道，有個在家女道，來東京尋兒，還沒有個安身的去處，尋了幾個尼庵，都不湊巧，現在門外立著。老夫人道，快請進來。妙趣出來，請月娘小玉進去。見了禮，都上炕坐著。月娘把不見兒子，細說一路苦楚，不覺淚下。老夫人便道：「不消去尋別庵，我這給孤寺，留眾舍米，既然沒處去，且在我這院子裡住些時罷。找兒子也要慢慢的探信，那有一到就有了的。」月娘也是無可奈何，見老夫人說話忠誠，細問了一遍，才知是蔡太師之母老太夫人。下來謝了。原有貧婆盛上粥來，眾婦女吃完，過那邊院子去了。這月娘暫寄給孤寺中。妙趣自去訪問妙鳳和孝哥的信息，不知將來月娘母子何日相逢。正是雲隱鸞鸞飛始見，柳藏鸚鵡語方知。